



攀古小廬雜著卷一

經傳說

偽古文尚書襲墨子誤斷句說

偽古文尚書割裂論語墨子及真泰誓爲武城予小子既獲仁
人一段泰誓中雖有周親一段閻百詩宋半塘王西莊論之詳
矣瀚謂偽書不僅剽竊並不識墨子句讀謹案墨子兼愛篇云
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
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
罪惟予一人此蓋祝辭乃有韵之文泰山有道句道卽謂隧也
曾孫周王有事句告以將有事而由此道也大事既獲句獲得



日照許瀚



也仁人尙作句作起也以祇商夏句祇安也商當作殷殷中也
殷夏卽中夏也非謂夏商也作商不作殷者宋諱殷寫墨子者
改之也蠻夷醜貉句言四夷也合上句總言以安中國四夷耳
獲作夏貉四字爲韵古音在魚部親人人三字爲韵古今音皆
在眞部僞書於武城則以有道曾孫爲句旣獲仁人爲句於泰
誓則取天視自我民視二語間斷雖有周親四句旣失其句又
失其韵矣

瀚又案僞書取裁墨子以成文痕跡顯然而墨子之言亦未
可據武王伐紂會師孟津軍於牧野安得有事於泰山隧作
僞者知其不合事實故屏棄泰山等字而唯攘其文字狡矣
或武王初巡方東嶽告祭之辭亦可通去要非伐商時誓辭

四百五十一

也泰山疑卽涉泰誓傳聞致誤■嵩爲泰室泰山或因泰室
致誤

書釋文校誤

書益稷釋文粉米說文作粉糲徐本作糲音米瀚案徐本作糲
乃宋世校者之辭誤入釋文彼蓋謂徐鼎臣本作糲無糲字也
說文糲在帶部糲在糸部本無糲字陸氏引說文當本是粉糲
寫釋文者因糲从帶而糲亦誤書作糲是猶鳳皇作鳳凰鉅鹿
作鉅麕耳校釋文者以陸氏在前恐其所見說文本異不敢輒
改舉當時徐氏新校定本說文證其異同後人遂誤入釋文正
文中矣釋文類此者尙多讀者宜詳審焉與他處引徐云徐某
某反徐音某之爲徐仙民者不同集韵韵會皆以糲爲糲重文

蓋即取之誤寫之釋文

大毛公名攷

大毛公名一見於陸元恪艸木疏一見於徐元固初學記二十
一一見於邢叔明孝經序疏一見於王伯厚玉海三十八一見
於漢藝文志攷證一一見於困學記聞三今并錄其文而折衷
之

陸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
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
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以亨為大毛公
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

趙鹿泉先生云案艸木疏卷末附載四家詩授受源流極詳

四百三十六

盡釋文序錄大段本之亦有序錄所未備者姚士粦謂其與
漢書儒林傳相表裏是也陸既專主毛詩為之作疏故于毛
詩獨從孔子卜商原起授受之本以著正宗序錄載徐整云
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
授何間人大毛公整亦吳太常卿與璣同時後先而所聞不
同璣說即序錄所紀一云者意似徐整為正然兩毛公之名
則徐未能詳序錄亦第于小毛公下附注一云名萇而毛亨
世但言其見徐堅初學記不知實出陸疏中陸去漢甚近其
非杜撰可知惜陶毛二氏之本訛脫已甚謂陶宗儀說郭考
毛晉陸疏廣要
困學紀聞之言讀詩記引草木疏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剋
皆誤則宋槧已失之因一時之誤刊遂至後人之誤引而或

者以訾作者之失實其所害蓋非淺鮮故予皆不憚詳校而
是正之又經義考載王柏曰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
子夏而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偽可知今觀二書正無不合不
知王氏奚以云然抑豈專謂其與徐整不合邪瀚案呂氏讀
詩記引草木疏但作孫卿傳魯人大毛公次毛公傳小毛公
無二毛公名不無可疑或呂氏略之乃因學紀聞三箋屠繼
序謂讀詩記所引自可信今本陸草木疏後附四家詩源流
則割裂正史儒林傳及釋文序錄爲之不知出何人手夫與
釋文不合則疑其偽與正史釋文合則又疑其割裂爲之將
如何而後不僞乎

初學記云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

五百一十三

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
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
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
注云見毛詩正義

瀚案此與陸疏所述合注以爲出毛詩正義今正義本無之
徐元固開元間人所見正義自是原本攷新唐書孔穎達傳
穎達等撰五經義訓百餘篇不無謬冗永徽四年詔于志寧
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豈孔氏原稟有之而于
張等刪之邪抑後世合併傳刻有脫佚邪魯國上比陸疏多
漢人二字毛爲荀卿弟子自是周人爲小毛公師則亦得稱
漢人然王伯厚兩引初學記俱無此二字恐後人加之小毛

公爲獻王博士二毛授受當在文景閒文帝末年上數至周
末幾百年大毛公若以弱冠受詩荀卿至授小毛公時亦百
歲矣此尙須考秦并天下至文帝末六十五年而荀卿及見李斯相秦

孝經序疏云毛詩自夫子授卜商傳至大毛公名享大毛公授
毛萇趙人爲河閒獻王博士

瀚案元十行本疏作享閩本監本俱作亨亨亨古同字邢氏
孝經疏原本元行冲疏加以翦截此亦當爲元氏舊文元與
徐元固同時惜未詳其所據爲何書耳

玉海云序錄子夏授曾申原注草木疏云申公。瀚案此誤本耳元恪不如是謬也王氏似未見草木疏此據呂氏讀詩記言之觀困學紀聞可見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
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傳毛亨亨授毛萇釋文徐整曰子

五百二十一

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
間大毛公爲詁訓傳傳趙人小毛公

藝文志攷證云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
人不言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
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

困學紀聞云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
原注失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
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原注大毛公之名唯見於此

瀚案玉海既引序錄又引釋文其實皆陸元朗注解傳述人
篇文也所引序錄卽陸氏一云以下說而稍約其文今釋文
無大毛公名何也細繹釋文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下接漢

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云云是方言大毛公旋引小毛公傳文似不屬疑本如玉海所引後乃脫佚耳然藝文志攷證困學紀聞引序錄皆言失名以爲毛公之名唯見於初學記又與玉海不合豈輯玉海時所據釋文獨完善而藝文志攷證困學紀聞因仍誤本釋文邪抑玉海所引或据古本類書轉引不必引自釋文邪

毛魯韓詩同出荀子同用子夏序攷

鹽鐵論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包邱子脩道白屋之下

瀚案包邱子卽浮邱伯浮邱伯傳魯詩而師荀卿然則毛魯同出荀卿也蔡伯喈習魯詩而獨斷所載詩序與毛序同或者以爲疑卽此觀之無足疑矣蓋序作於子夏傳至荀卿大

四百八十六

毛公與浮邱伯俱受業荀卿宜其序之同也韓詩序見於羣書者亦與毛序十同七八唐書藝文志韓序稱子夏作必有傳矣惟齊詩早亡其序無徵夫毛魯韓同序則序非衛宏作審矣魯詩自浮邱伯傳穆生穆生傳白生白生傳申公是荀子凡四傳而至申公申公始著訓故毛詩則荀子一傳大毛公亨亨卽著故訓傳再傳小毛公長與申公並世故毛詩義優其傳近也韓詩雖亡外傳猶存與荀子同者六十餘條韓固私淑荀子者也故其序亦用子夏竊意毛魯韓之於序猶左公穀之於春秋文字異同師授不一各自成家而其大概則非有殊異也

駒駟辨

詩漢廣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株林乘我乘駒傳大夫乘駒箋六尺以下曰駒瀚謹案說文駒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駢从馬句聲驕馬高六尺爲驕从馬喬聲詩曰我馬維驕經典釋文於株林篇出乘驕二字釋云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於皇皇者華篇出維駒二字釋云音俱本亦作驕於白駒篇出白駒二字釋云馬五尺以上曰駒然則漢廣株林皇皇者華白駒四詩駒字皆驕之假借乃馬高六尺之稱毛云五尺以上就數之下言之鄭云六尺以下就數之上言之許云六尺則舉成數也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駉六尺以上爲馬驕則六尺以下是驕稍次於馬非二歲之駒也驕駒音近而不同部驕屬宥部駒屬侯部二部古音亦相通漢

四百九十六

廣駒與夔韵株林駒與株韵皇皇者華駒與濡驅諷韵皆侯部字蓋作驕爲通韵而義明作駒爲借字而音順故古本作驕今本作駒也惟白駒篇首章駒與苗朝搖韵乃宥部字則駒當作駒不須假駒字爲之而釋文竟無作驕之本蓋亦如株林之乘驕爲後人所改而陸氏不及見矣獨角弓篇老馬反爲駒傳云已老矣而孩童慢之以駒喻孩童則是駒之本義耳

壹發解

召南騶虞壹發五豝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瀚案毛不解壹字而小雅吉日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傳云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據此毛釋殪爲壹發則亦當釋壹發爲殪壹發五豝猶言殪五豝耳

上林賦藝殪仆注文
穎曰壹發死爲殪

非一發而中五亦非

犯有五而發僅一也殪壹古通用書康誥殪戎殷禮記中庸作

壹戎衣其證也

王西莊先生尚書後案曰說文友部殪古文作壹从部古文从夨

壹二字易亂汪容甫先生述學別錄曰禮記壹戎衣康誥及左傳宣六年所引皆云殪戎殷殷衣鄭注已言之壹即殪之誤也

是皆謂殪壹二字易誤瀚謂不必蓋分言之則曰發曰殪累言是誤殪从壹聲聲同者自相假借

之則曰壹發其義一也鄭箋謂君射一發而翼五犯者戰禽獸

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案傳言翼五犯以待公之發自是古

田獵之禮如此犯五而發一以為仁似非帝王之仁且春田所

獲將以供祭燕區區一犯一縱庸足給乎

貍獾貉貉辨

詩伐檀有縣貍今傳貍獸名箋貉子曰貍爾雅貉子貍周禮地

官草人鹹馮用貍注貍貍也爾雅貍子獮郭注貍豚也一名獮

五百五十四

方言獮關西謂之獮郭注獮豚也淮南子脩務訓獮貉為曲穴

齊俗訓貍貉得埵防弗去而緣高注貍貍豚也字林貍獸似豕

而肥

爾雅釋文邢疏並引

說文貍似狐善睡獸从豸舟聲論語曰狐貍之

厚以居貉北方多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貍貉之

類从豸巨聲貍獸也从豸耑聲讀若湍獮野豕也从豸萑聲瀚

謹案鄭於詩之貍訓貉子於周禮之貍訓貍高於淮南之貍訓

豚郭於爾雅之貍方言之獮俱訓豚而許則訓貍為貉之類又

不以為貉子亦不以為豚諸說何紛岐也此蓋有假借字有本

字諸說固無不合也鄭以貍為貉子狐貉之貉也貉為假借字

其本字當作貉爾雅作貉子貍其明證矣許以貍為貉類蠻貉

之貉也貉為本字許云貉為北方多種猶之蠻為南蠻蛇種閩

爲東南越蛇種不以爲獸名也下卽次之以貍云貉之類是貍
爲北方豸種之別種亦非獸名也或欲改貍下貉之類爲豹之
類不知許若以貍爲豹類則當次豹字下不當次貉字下矣周
禮之貍爲假借字其本字當作獾故鄭訓爲貍古巨萑耑聲同
齊俗訓之貍亦假借字脩務訓作獾則本字也蓋自狐豹之豹
羣書皆借用蠻貉之貉不知何時又造貍字以代貉而豹字除
爾雅說文外幾無存者而豹貉亂又不識周禮之貍爲假借字
而貍獾又亂幾令人無從別擇矣今爲表而出之貍蓋有三義
說文以爲貉類其本義也爾雅詩箋以爲豹子引申之義也周
禮注以爲貍淮南注以爲貍豚假借之義也至毛訓貍爲獸名
其或以貍爲豹子其或以貍爲獾之假借則未可知而要與說

五百四十六

文貉類之貍無涉

先生如達解

詩生民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
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瀚案毛訓達爲生蓋初生者難已生者
易先生如達言姜嫄雖初生如已生者爾鄭訓達爲羊子則以
達爲說文牽字說文牽訓小羊讀若達故鄭取以爲說正義釋
傳云謂生易如達羊之生是誤以鄭義爲毛義也夫以子孫述
其先人之生而云如小羊未免過褻古人雖簡質當不如是且
牽之易生於他書亦無案據鄭義非也正義強毛就鄭益非也
特訓達爲生則是先生如生頗費解說未必得經本意竊謂達
卽通達之義如當讀爲而言初生而甚通達耳不知如爲借字

而求其義於達字是以岐也至臧玉林先生經義雜記卷二據十七初學記引說文牽爲七月生羔謂先生如達言后稷如牽之七月生而謂上文誕彌厥月言無待滿其月以未滿十月而生懼其難育故下言不圻不副無蓄無害以美異之則岐而又岐矣初學記所引說文今說文無之未知果許君本文否卽屬本文其上文犛爲五月生羔爾雅未成羊犛郭注俗呼五月羔爲犛犛爲六月生羔其下文犛爲羊未卒歲然則所謂七月生羔者亦猶豕部之豨爲生三月豚縱爲生六月豚豨一歲豨三歲馬部之馬一歲駒二歲馱八歲牛部之牝二歲犖三歲牝四歲耳豈謂其胎孕七月哉況經文明言誕彌厥月而云言無待滿月不亦牽強之已甚乎

四百九十四

驢駟辨

詩駟有驢毛傳豪駟曰驢說文驢驢馬黃脊駟馬豪駟也爾雅釋畜驢馬黃脊駟陸德明釋文駟音習說文作驢音簞字林云又音譚今爾雅本亦有作驢者玉篇驢驢馬黃脊駟驢馬黃脊又馬豪駟廣韻五十一忝驢驢馬黃脊廿六緝駟似入切馬豪駟又驢馬黃脊又駟爲立切馬豪駟集韻廿二覃驢馬豪駟曰驢五十一忝驢說文驢馬黃脊也廿六緝駟席入切說文馬豪駟也一曰驢馬黃脊又駟域及切馬豪也此脫駟字翰謹案諸說似紛岐而實不異蓋經書屢經傳寫字多假借字書則分別部居各還其本字本義毛詩之驢假借字也其本字當作駟故傳訓驢爲豪駟說文訓駟爲豪駟也爾雅之駟亦假借字也其本字

當作驪故爾雅訓駟爲驪馬黃脊說文訓驪爲驪馬黃脊也毛詩之驪卽說文之駟爾雅之駟卽說文之驪據說文以證兩經瞭如矣然毛詩之作驪爾雅之作駟皆由後人傳寫舛誤非兩經本然覃由鹹得聲古音屬侵部此部無入聲習古音屬緝部此部止有入聲而無平上去覃習二字古音不相近本不可以相假借自言四聲者起以入聲緝合益葉怙洽狎業乏配平聲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而上去從之然後侵覃九韻無入聲者而有入聲緝合九韻無平上去者而有平上去而習居然爲覃之入聲矣習覃既爲一聲則有書驪爲駟書駟爲驪者矣駟驪既亂而明於四聲者且云此聲相近不以爲舛而以爲通矣而篇韻等書不能別正遂於一字之下兼繫兩義益使人迷惑其

五百二十四

實緝合九韻與侵覃九韻自九經楚辭先秦而漢有韻之文從無合用者王懷祖先生江晉三先生辨之哲矣是故由四聲音之駟可爲驪驪可爲駟由古音言之驪必不可爲駟駟必不可爲驪也爾雅尙有作驪之本故校釋文者云今爾雅亦有作驪

者凡釋文言今作某者皆後人校勘之詞非陸氏原文觀孝經音義可見不知作驪者正古本惜

陸氏不曾見之而毛詩並無復作駟之本脫非說文明著其義犁然各當吾烏從辨之哉至篇韻屢經增益非其原書玉篇驪訓驪馬黃脊用說文也駟訓驪馬黃脊又馬豪駟上用爾雅下用說文然玉篇根柢說文不當參以驪馬黃脊之訓此疑增脩者依爾雅加之也廣韻驪訓驪馬黃脊其爲立切之駟訓馬豪駟用說文也而似入切之駟則兼說文爾雅兩義亦似增脩者

依爾雅加之也集韻覃韻之驪用毛傳忝韻之驪用說文域及切之駟亦用說文至席入切之駟則先引說文一曰以下用爾雅義蓋亦沿襲玉篇廣韻而條理較為分明故諸說雖似紛岐而悉心求之其源流自可指數也

攀古小廬雜著卷一

三百九十六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經傳說

日照許瀚

韓詩外傳校議

孔子南游適楚章

韓詩外傳一之第三章自抽觴以授子貢授字至引詩漢有游女游字共三百六字本多脫去程榮胡文煥唐琳鍾惺本皆然其不脫者薛汝修芙蓉泉書屋本沈辨之野竹齋本毛子晉汲古閣本薛本每葉十八行行十八字每章首行頂格次行以下皆低一格故每葉實三百六字此章所脫乃薛本之第二葉也案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南游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

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宋洪氏容齋隨筆亦議之是此文
久爲儒者所詢病不惜毀棄者已獨怪薛本既脫此葉諸家展
轉傳刻皆不之覺變薛本之行款而聯次其已脫之文抑何可
笑也

何問婦人乎

趙味辛先生校本云御覽七十四引作何問於婢子列女傳同
瀚案御覽引是也子與上文汜海韵如今本則失其韵矣蓋婢
譌爲婦子譌爲乎人乃於之爛字也讀者覺何問人婦乎不可
通而乙轉之益失其真

客之行差遲乖人

趙校云句有譌御覽八百十九作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列女傳

三百九十八

同瀚案御覽引是也久與下文鄙子矣韵如今本則失其韵矣
嚮於吳市見黃蕘圃孝廉所臧沈本前五卷係依元本校勘者
元本與御覽所引悉合則今本之誤自明始也又案此章多韵
語楚暑韵潭心韵汜海子韵風心音韵心琴韵楚浦韵久鄙子
矣韵而風不讀豐久不讀九與古音部分合卽如孔叢子子高
說起於近世亦周末之文也
不可休息

今毛詩作不可休息朱子詩集傳舊本休息下有注云吳氏曰
韓詩作思故王浚儀詩攷序謂文公集傳不可休息從韓詩也
案吳氏謂才老才老不及見韓詩當卽據外傳言之瀚謂此字
韓毛本同自陸氏釋文主息字孔氏正義知當作思而不敢擅

改後世遂踵其譌近世學者皆信其當作思矣獨惠氏九經古義謂息思通

而其致誤之由未明也謹案此由誤讀鄭箋之故箋云木以高

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人見箋有息字疑經文本

有息字故見誤本而不敢改不知止息乃休字之訓大雅民勞

汔可小休箋云休止息也是其明證矣說文休息止也爾雅釋

詁休息也郭注勞苦者宜止息案爾雅棲遲憩休苦叔隸咽息也郭注此分三義以棲遲為游

息憩休苦為止息叔隸咽為氣息勞苦句非專釋苦字也皆與鄭義同毛傳無訓者毛尙簡

摭往往後先互見疑乃重出全書之通例也大雅瞻卬休其蠶

織傳休息也毛義蓋見此鄭云止息申毛義也知鄭箋止息為

休字之訓且其義本於毛則知毛經本非息字與韓適同而元

朗冲遠之疑亦可以釋然矣

五百一孟

降禮

韓詩外傳一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章君人者降禮尊賢而

王趙億孫舍人校云降禮疑是隆禮瀚謹案此章本荀子天論

篇文故人之命在天以下又見疆國篇君人者三句又見大略

篇荀子三處皆作隆禮則降當作隆明矣又案漢書楊雄傳甘

泉賦隆厥福兮文選作降厥福兮隆由降得聲同聲者相假借

或亦不必改字也

枯魚銜索章脫文

韓詩外傳一枯魚銜索章瀚案此上有脫文說苑建本篇子路

曰負重道遠者家語致思篇道作涉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

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

親沒之後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下枯魚銜索云云與韓傳略同惟無詩詞案說苑此文蓋卽采之韓傳韓引詩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正對子路食藜藿爲親負米言之脫此數行則不知引詩之意何謂矣後漢書周磐傳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章懷太子注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頰尾王室如燬今本作燬後人依毛詩改雖則之此從王浚儀詩攷下同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頰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此韓詩義也以此證彼義正相符則說苑之言卽韓傳脫文明矣其間文字

五百一

亦小有同異宜訂正焉霜露不凋使趙舍人校本作霜露不使云使上皆衍凋字說苑建本篇作不使今據刪案刪之是也凋使無解或欲凋斷句使屬下讀亦不可通且使與待韻以凋爲句則失其韻矣賢士欲成其名說苑作賢者欲養案此言養親非言成名當依說苑改作賢士欲養家貧親老二句說苑上有故曰二字下有也字乃應上文之辭韓傳旣脫上文讀者不知因刪棄之矣今當依補此當與說苑同者也忽如過隙文選古詩十九首忽如遠行客注引作忽如過客隙與索蠹爲韻客亦爲韻蓋韓本作客說苑作隙家語亦作隙後人因以改韓傳耳不擇官而仕說苑官作祿案此語又見本書一之弟一章七之弟七章字皆作官則是說苑作祿韓傳作官也脫文中祿字亦

當改官此當與說苑異者也引詩王室如燬當依詩攷所引後漢書注改作焜說文引詩亦作焜而燬別爲字焜燬音義同得通用也

俟我乎城隅 搔首踟躕 悠悠我思

韓詩外傳一傳曰天地有合章引詩俟我乎城隅說苑辨物篇同今毛詩乎作於王浚儀詩攷未及案乎於通用俟我乎城隅與俟我乎巷俟我乎堂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遭我乎狹之間句法一例則作乎爲長若俟我於著乎而三章皆用於字則以下用乎而故上用於字避之與此又別城隅毛刻作城隅或疑筆誤然攷詩抑維德之隅漢酸棗令劉熊碑作惟德之隅隅同禺聲得相假借毛所據或善本搔首踟躕

五百〇七

各本同案文選注十五十六引韓詩並作躊躇則外傳亦當作躊躇今本作踟躕蓋依毛詩改非其舊矣其本字當作踟躕說文踟躕也踟踟不前也踟躕躊躇皆後起字二字別體極多師傳不同耳悠悠我思說苑作遙遙我思劉子政固述韓詩此章又全采外傳則外傳當亦本作遙遙矣遙後起字其本字當作搖

是故稱之日月也

句不可解說苑作甚焉故稱日月也是卽甚字之譌甚譌爲是又刪焉字增之字以遷就其語而益不可通矣當依說苑改正湯火

韓詩外傳一仁道有四章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

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
疾亂世而輕外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瀚案湯火當作
火湯湯與上文方匡下文嘗兄祥爲韻互倒則失其韻矣

晉文侯 自拘於廷 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韓詩外傳二晉文侯使李離爲理今本作大理趙舍人依御覽二百三十一引刪過聽

殺人自拘於廷藝文類聚四十九引晉文侯作晉文公案史記
循吏傳亦作公新序作晉文公反國明是五霸中之晉文則作
公是也自拘於廷作自拘於廷尉案廷尉秦官也與春秋時不
當且廷尉卽大理離身爲理又何有廷尉者乎疑後人不知理
與廷尉爲一官見歐引此在廷尉類因增尉字非歐書之舊也
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史記作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新序

四百八十一

作理有法失生卽生失殺卽死案史記新序並法字斷句此亦
當爲法句失刑則刑句失死則死句今本則刑二字誤倒則死
上又脫一死字耳不然答亦刑也刑失則死將理誤答人而卽
死法不已慎乎顧目藝文類聚引同今本則其誤已久御覽引
作法失則刑失刑失則死亦誤然法下尙餘八字文雖舛錯而
字數猶可尋也

脫文

韓詩外傳二之第廿二章昔者桀爲酒池糟隄云云末引詩曰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第廿三章伊尹去夏
入般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
察云云末引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獨

未引及適彼樂郊伊尹去夏入殷三句伊尹田饒介子推平提
 乃冠諸田饒章上而伊尹事出其前又不見介子推事蓋有錯
 簡脫文嘗讀新序而得之矣伊尹事見新序刺奢田饒事見新
 序雜事五而節士篇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章詳子推事末
 引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與伊尹田饒
 二章詞色一律疑新序宋自韓傳分隸各篇而韓傳則三事統
 為一大篇也謹次其文於左并校覈同異刊正譌誤俟識者詳
 審焉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

殷燕山三字為韻舊誤在

田饒事上今移正

昔者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億

孫舍人曰新序刺奢篇作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此有脫文瀚案趙校是也新序節士篇亦云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邱足以

五百一十五

望七里一鼓而羣臣皆相持而歌尚書大傳一本持作江水沛

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尚書大傳亳亦大兮矣沈辨

之黃從誠毛子晉本作兮案元趙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

惠孟子箋義引正作兮與伏劉合舊脫從字趙惠引有之

原曰驕當從六轡沃兮去不善兮從善而脫兮字伏劉並作去

不善而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沈黃毛本舉觴造桀曰

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抃新序抃作

諸本拍作相瀚案拍相皆譌當作相借為囧囧出氣詞也俗

通作忽疾也輕也說文木部杪相高也段氏注改相作相晏子

春秋望之相相然王氏讀書雜誌曰相當為相說文相高兒从

木目聲相與相字形相似世人多見相少見相故相譌為相二

此誤證嗑然而笑也尚書大傳新序嗑作啞說文啞笑也嗑多言

薛本毛本作盍然而笑則又嗑之誤矣

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

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為相新序作湯立為相下云故伊尹可謂適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不引詩

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沈黃毛本

並作樂土樂土非今本毛詩亦然蓋古人書重句或作連點遂誤讀耳下同爰得我所自昔者桀為酒池糟隄至此舊誤在伊尹去

夏入殷前今移正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治要無此二字案新序有

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事類賦鶴篇作黃鵠新序作鴻鵠哀公曰何謂

也田饒各本無治要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各本作首據治要

注事類賦引改戴冠者文也足傳治要新序同別本及羣書距

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各本作得據治要初食相告藝文

文選注事類賦引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此與上見食相告下

作呼新序亦作呼要藝文初各本無雖字據治要藝文初學引補新序亦有有此五德君猶曰

八百二十一

淪日淪治要作烹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

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梁文選注事類賦引

粟無此五德者各本無德字君猶貴之者何也各本無者何也

補以其所從來者遠也各本也作矣君猶貴之者何也三字據治要引

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各本無之字據治要文選注

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各本蔭作陰據治

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為各本脫為字據治遂去之燕

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平此與下大息各本大國無盜賊哀

公新序有聞喟作新序然大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

其前而悔其後案前高牆豐上激下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

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新序引詩適彼樂土詩詞下有

之謂也十五字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

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事兩見說苑復恩篇一作介子推一

宋葉大慶攷古質疑謂劉向惑於多聞而不知筆削遂聯載之

以為舟之僑事說未盡當然足徵其誤已久矣上條語意多本

左傳下條則與新序略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

有龍矯矯將說苑兩條並失其所有說苑上條作蛇從之周流

說苑上條有龍飢無龍既入深淵說苑兩條並得

其安所穴皆有處所二句下條作安寧其處蛇脂盡乾獨不得

甘雨得其所者讀曰脂上條從者懸書之言下條子推自歌故

詞意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旦之

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閒說苑下條作子欲爵雅請待旦

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

七百五十三

士不受也說苑下條作請而得其賞廉者不文公曰使我得反

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為人子

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

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

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辟寢三月號呼其年說苑下條作文

身誦甫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

也自晉文公反國至此新序文疑為韓傳脫文特補於此新序

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於數語疑子政補綴之詞非韓傳文上

既言求之不得號呼其年矣豈焚山又在其年後乎且上二事

並引詩而止此亦當然不應或曰子以新序補韓傳有確據乎曰無有曰無據何補也曰

竊嘗反覆其文得數證焉伊尹去夏入殷三句總提下舉三

事分疏合之乃文義完備一證也伊尹去夏入殷三句今本
誤冠田饒事上述田饒事何須上及伊尹下及介子推且白
羣書治要藝文類聚初學記文選注事類賦引田饒文並無
此三語新序亦無之其原不在田饒事上可知二證也伊尹
事引詩適彼樂土田饒事引詩適彼樂國介子推事引詩適
彼樂郊按之詩文次序恰合三證也以世次論介子推應在
田饒前傳詩者義主於詩樂土樂國本無異義樂郊章屬之
子推則以號呼期年與誰之孔號相牽故略其世次以就之
四證也伊尹事上有昔者二字田饒介子推事上無之介子
推事引詩下有此之謂也四字伊尹田饒事下亦無之顯爲
一首一尾五證也田饒事云事魯哀公而不見察介子推事

六百。五

亦云爲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田饒事云吾將書子之言也
介子推事亦云吾將以成子之名田饒事云避寢三月介子
推事亦云避寢三月伊尹事有江水四牡二歌介子推事亦
有龍蛇之歌詞意比附顯爲一處文字六證也曰新序述伊
尹事無引詩詞何也曰新序義主刺奢此段與紂爲鹿臺魏
王將起中天臺齊宣王爲大室相比書之他書無引詩語故
此亦不用詩語取相類也伊尹事亦見尙書大傳然與新序
文絕異則新序固采自韓傳矣且其末云故伊尹去夏入殷
殷王而夏亾非卽取總提三句中語乎是亦一證也曰田饒
事韓傳引詩適彼樂國新序引詩適彼樂土何也曰韓傳三
事比書故以詩三章分屬新序分隸各篇而樂國樂土並無

異義無緣必用詩之第二章故易從首章也韓傳雜采書傳
爲之新序亦雜采書傳爲之韓傳義繫乎詩故比其事以證
詩新序篇自爲義故分其事以隸各篇如韓傳六論先生先
醒章則比楚莊宋昭郭君三事書之新序則以楚莊事隸雜
事一宋昭事郭君事隸雜事五是其例也總之新序與韓傳
文略同者縱不采自韓傳亦必與韓傳所采同出文同而未
有詩辭則確采自韓傳也所愧聞見寡陋羣書中未見引子
推事作韓傳者如有之則真確證矣

韞邱

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
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瀚案韞邱卽宛邱說文無韞字

四百九十五

其本字當作蒞說文蒞積也从艸溫聲春秋傳曰蒞利生孽而
俗又變作蘊今書傳相承多用蘊字蘊宛音義同假借通用荀
子富國篇使民夏不宛暘楊倬注宛讀曰蘊暑氣也詩曰蘊隆
蟲蟲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注怨讀爲蘊言雖富有天下
而無蘊蓄私財也家語作無宛古蘊宛通爾雅陳有宛邱注今
在陳郡陳縣詩陳譜封嬀滿於陳都於宛邱之側是曰陳胡公
妻以元女太姬又云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
俗化而爲之詩序宛邱刺幽公也荒淫昏亂游蕩無度焉此傳
云陳之富人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正其遺俗矣故知韞邱
卽宛邱也毛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爾雅宛中宛邱釋文宛
施於阮反孫云謂中央汙也郭於紛反謂蘊聚隆高也瀚案孫

云中央汗同毛詩說李巡及劉熙釋名亦同此說宛讀如字郭
讀於粉反則讀宛為蘊故謂蘊聚隆高郭蓋用韓詩說也

冬不數浴 夏不頻湯

韓詩外傳三能制天下章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
非愛火也明刻舊本多如此惟沈本毛本作夏不數浴冬不頻
湯趙仍舊本校云冬夏二字毛本通津本俱互易御覽五十九
亦引作夏不數浴周從毛本校云呂氏春秋夏不衣裘非愛裘
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簏非愛簏也清有餘也意亦與此同案意此不
同周說誤瀚謹案冬夏互易是矣而湯字之誤未正也湯當作煬說
文煬炙燥也从火易聲湯煬形近又涉孟子冬日則飲湯之文
而誤上文云養有適過則不樂夏養王清故浴冬養王煖故煬

五百三十一

數浴則過故不數浴頻煬則過故不頻煬浴以水故云非愛水

煬以火故云非愛火管子禁戒篇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原注

濫謂泛冰於水以求寒所謂濫漿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

也管言不適故於冬言濫於夏言煬韓言養有適故於夏言浴
於冬言煬煬非夏所適即冬所適矣意不同而詞可互證也藝
文類聚八引此正作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數煬非愛火也
又盧本尚書大傳補遺亦有此四語與藝文所引韓傳同未詳
所出然足證湯之當為煬矣頻字藝文及盧補大傳並作數頻
數義同兩通

轉尸

韓詩外傳三太平之時章故生不之用死不轉尸沈辨之野竹

齋毛子晉汲古閣本如是程榮胡文煥唐琳鍾惺諸本並作轉
壑趙億孫舍人校本作尸注云本或作壑周壽原明經校本作
壑注云本或作尸瀚謹案作尸是也尸本字當作屍漢書功臣
表死爲轉屍應劭注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鹽鍊
論通有第三大夫曰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
梁宋采棺轉尸文學曰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
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注云轉棄也文子
上仁篇亦云生無乏用死無轉尸皆其明證也薛汝修芙蓉泉
書屋本尸譌作尺然足證其本爲尸字矣

尸屍蓋轉注字屍爲尸之屬許祭酒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
受者也此類字世多目爲假借瀚謂假借王乎聲說文屍从

五百十七

尸从死而不言尸亦聲則屍雖與尸同音而非諧尸聲猶考
雖與老同部而非諧老聲也尸陳也屍則死者在牀之稱在
牀亦陳也尸主也屍爲終主言終者以是爲主終故以死主
故从尸也尸屍義皆爲陳爲主故屍可作尸總之聲同而字
可相代者爲假借義同而字可相代者爲轉注至以初哉首
基之訓始爲轉注則顯與建類一首之誼違抑又非矣

吟口

韓詩外傳三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瀚案
此本荀子不苟篇文楊注云吟口吟詠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
跖凶貪楊義殊涉穿鑿其引說苑在說叢篇貪吟聲同凶口形
近蓋亦不自安其義而疑有轉寫之誤故引異文以明之耳案

後漢書列傳廿四梁冀傳口吟舌言注云謂口吃不能明了吟
 口蓋卽口吟吟乃唵之假借說文唵口急也呂氏春秋重言君
 喑而不唵注唵閉太元經元攤唵則凝形注唵猶喑也又元衝
 注唵不通也義又與噤通說文噤口閉也段茂堂先生注云史
 淮陰侯傳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此假吟爲噤也又與瘖通
 說文瘖不能言也廣韵瘖瘖啞文子曰皋陶瘖禮記王制瘖聾
 疲蹙正義瘖謂口不能言國語晉語聾瘖不可使言注瘖不能
 言者素問奇病論注瘖謂不得言語也又與暗通說文段氏注
 云暗之言瘖也謂嘒極無聲後漢書童恢傳注暗疾不能言也
 吟唵噤瘖暗古音同部故義俱可通楊注以吟字本義解之宜
 其鑿矣或謂吟口當據說苑改爲貪凶郝蘭泉先生荀子補注
 曰今案吟口說苑說叢

五百二十四

篇作凶貪此本必作貪凶轉寫形誤遂爲吟口楊氏據誤本作
 注不知其不可通耳韓詩外傳三誤與此同可知此本相傳已
 久楊氏所以深瀚謂荀韓古籍不應同誤況口吟之義明著漢
 信而不疑矣

脫文二十二

韓詩外傳四哀公問取人章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瀚
 案此有脫文後漢書翟酺傳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李注引韓詩
 外傳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
 是爲虎傅翼也自是字以上二十二字皆此處脫文當補周書
 曰下楊子法言淵騫篇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宋咸注
 引韓詩外傳云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是宋景

祐間猶未脫也其引周書見寤傲解弟三十一今本作無虎傳翼將飛人宮擇人而食得此可證周書無下脫為字宮為邑字之譌又韓非子難勢弟四十周書曰母為虎傳翼將飛入邑宋乾道本脫將字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傳翼也文義與此尤相符合可以互證而韓子食下有之字不肖下無之字得此證之知食下之字即不肖下之字一衍一脫也

雖神龍化

韓詩外傳五首章雖神龍化薛來芙蓉泉書屋本及程榮胡文煥唐琳鍾惺各舊本並同獨沈辨之黃從誠毛子晉三本作如神龍變化趙校從之周校從舊本注云雖一作如瀚案作雖神龍化者是也雖當讀作唯說文雖從虫唯聲雖唯古同聲通用

五百七十三

詳阮協揆經籍纂詁王尚書經傳釋詞唯發語詞雖神龍化言唯神龍化也說文

龍字注云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

天秋分而潛淵此說關睢之人義近之故曰唯其神如龍之化

也本書九昔者范蠡行游與齊屠地居句疑有誤奄忽龍變仁義沈

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龍化猶言龍變矣沈黃毛本作如神龍

變化語義殊近淺俗且幽幽冥冥六句以藏行章為韻皆四字

句獨此句改為五字亦不類

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為已同於世俗而

不知其惡也 脫文十九字

韓詩外傳五造父章案此章采荀子儒效篇文右六句諸舊本皆同獨沈辨之毛子晉本其衣冠其字誤作真趙億孫舍人校

本遂增眞字於其字之上屬上爲句注云眞字唯毛本林本通
津本有而無下其字其衣冠言行爲句趙刪言字注云荀作繆
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然後接
此句是其字不可省今本行爲上有言字從荀刪爲荀作偽荀
子一書凡僞多卽爲字義周霽原明經校本而足亂世句作而
不足於亂世注云本皆脫不於字今從荀子楊注校補與儒效
以足亂世術爲句者異術謬學雜句下注云術字荀屬上句而
雜下荀有舉字其衣冠言行爲句則以言行斷句而以爲字屬
下句注云言行荀作行偽恐非瀚謹案趙刪言字解荀子僞字
當矣而補眞字則甚非周補不字於字明唐玉林校本云一本
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
亂世案唐所傳一本與楊
儵所據本合蓋古本也以術謬學雜斷句當矣瀚疑荀子亦
如此斷句舉

五百五十八

字或衍文或屬下爲句亦通而不刪言字反議荀子行偽則甚
楊注失其讀非荀韓有異也非前三句當依周校後三句當依趙校而猶未盡也謹案此有
闕文荀子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楊注
云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明韓詩外傳亦有此文特後作
先爲異耳然則術謬學雜下補舉不知法先王而壹制度不知
隆禮義而殺詩書十九字方與楊注合趙氏不悟此有關文顧
於下文法先王句下注云荀作法後王楊儵云外傳作先王不
思楊所引果係此句則當就下文法後王句下爲注何乃注於
不知法後王句下邪

一朝之白 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韓詩外傳五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荀子

作天下爲一諸侯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
爲臣案當從荀子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明沈氏
野竹齋本毛氏汲古閣本作則舉錯定於一朝之間引詩詞下
無可謂白矣句及謂字瀚謹案沈毛非也此本荀子儒效篇文
彼作一朝而伯伯白古通用說文伯長也從人白聲風俗通伯
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白虎通伯者白也獨斷
伯者白也明白於德公羊傳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伯之言白明
白於德吳越春秋白喜卽吳太宰伯嚭漢鏡銘白牙單琴卽伯
牙彈琴也一朝之白之字誤當依荀子作而舉錯而定與一朝
而伯爲對文若作之則定字屬下讀文不成義矣楊倞注荀子
讀伯爲霸案霸之本義爲月初生經典相承多以魄代霸而以

五百四十二

霸爲王霸字實卽伯之假借楊顧以假借字易本字舛矣韓君
則直讀爲白義取顯白故引詩其命維新以明之可謂白矣言
可謂顯白矣傳者自斷之辭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上謂猶
言也推詩人之意如是也諸本私改私刪皆由不解白字之故
梅本古文尙書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
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正是白字之義
錯簡

韓詩外傳三末章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

羣書治
要作闕牖而見

治要天道者今本無者
依治要增非目能見今本作視
從治要改乎千里之前非耳

能聞乎萬里今本作
千里之外以己之度度之也今本脫
此句以己之情

量之也已欲衣食焉亦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欲安逸焉亦知
天下之欲安逸也已有好惡焉亦知天下之有好惡也此三者

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者也

今本作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

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匡天下今並從治要引

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饑渴苦血氣寒暑動肌膚

今本作處饑渴苦血

氣困寒暑動肌膚困又或譎困案處困二字蓋後人妄加饑渴能苦民之血氣寒暑能動民之肌膚故下文云四者民之大害四謂饑渴寒暑也讀者不得其義加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大害處困二字斷為四句以當四者謬矣

不除

今本無大

未可教

治要譎敢

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虚則

無立士

治要此下有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乃可御以禮矣三句餘文未引

故先王之法天子

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

案四體以下皆分承饑渴寒暑言之足徵處困字為

後人所加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卷五弟廿三章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

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

六百四十二

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得矣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爍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瀚謹案右二段本為一章並在弟五卷內羣書治要引上段在

智如泉原章下藍有青而絲假之章上可證則無立士句下洽

要有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乃可御以禮矣三句即下段之

首三句尤本為一章之明徵矣今試取二段比而讀之上言未

可教御也下言則可教御以禮義矣上言昔者不出戶而知天

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者下言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

見天道不啻符節之合蓋上段偶脫簡讀者不得其處誤認版

心卷五為卷三因坳三卷之末耳嚮疑其當合為一章苦無明
據今讀羣書治要所引乃确然不疑

吾語子

韓詩外傳六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
智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
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為知 四庫書提要云吾語汝
一條起無所因疑有缺文瀚謹案此語始於周公孔子述之荀
子述之韓又述之後劉子政說苑亦述之說苑敬慎篇云高下尊
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
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
讓然後為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

四百九十六

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上半全同此文下半

是周公語見本書三其文曰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
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

卑者貴人眾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
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說苑敬慎篇亦有

之文同韓傳惟守之皆作而守寬裕作廣大廣大作博裕善
作益智作廣案作益作廣是也當依說苑訂韓傳之誤孔

子述之見本書八其文曰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
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

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
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說而守之以淺者不盜乃論周公之

謙及之孔子觀欬器又述之見荀子宥坐篇其文曰聰明聖智
守之以愚功被天

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淮南子
道應訓亦有之文小異家語三恕篇亦有之文同惟撫世作振

世其文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
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眾兵強者守之以畏聰

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荀子述之見非十二子篇其文曰高上
聞強記者守之以淺

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蓋即韓
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

傳此文所本比諸書觀之說苑所載特爲詳備他書或及其上半或及其下半今據說苑下半既顯爲周公之言則上半亦周公之言可知矣案周公此語乃伯禽封魯周公誠之也荀子堯問篇載伯禽將歸于魯周公謂伯禽之傳云云有吾語女句尙書大傳亦云伯禽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案與語假借字然則韓傳此文本出荀子非十二子篇而又追述荀所從出溯及周公之誠伯禽故有吾語子之文而上下文或猶有關佚也又案荀子非十二子篇有云吾語汝學者之鬼容吾語汝字亦無所因或疑古人箸書傳授弟子常語然傳授之詞必由己出此則引述前人之言不應徑云吾語也

脫文八

六百八十九

雖知必讓然後爲知荀子作雖能必讓然後爲德瀚案荀韓蓋互有脫文兼之乃備說苑作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可證

命也我歌子和若

韓詩外傳六孔子行章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某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說苑雜言篇家語困誓篇命也下俱有夫字下句說苑作由歌子和汝家語作歌子和汝趙舍人校本孫伯鼎先生孔子集語並從說苑改作由歌子和若周明經校本作子歌我和若注云諸本子我二字文倒瀚謹案此校皆非也此當依說苑家語於命也下補夫字下句依家語改作歌子和若今本我字蓋卽夫字之譌歌下子字乃

子字之譌歌子和若者卽詩鄭風倡子和汝也陳琢軒先生韓詩外傳疏證引家語作由歌子和汝與說苑文同恐係私改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引家語正作歌子和汝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章

韓詩外傳六末章羣書治要引此在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章之下宋燕相齊見逐章之上趙簡子宋燕二章在今本第七卷然則此章亦本在第七卷中偶因脫簡讀者不得其處誤附第六卷之末耳今亦無從定其弟之先後而盍胥之對晉平公與陳饒之對宋燕事頗相類姑依治要移置宋燕章上可也

盍胥

趙校云文選注凡四引皆作盍胥說苑作舟人古乘新序雜事

四百六十三

一作固桑漢書古今人表同翰案盍蓋音義同通用羣書治要藝文類聚九十引亦並作蓋王浚儀姓氏急就篇注引作盍是唐本作蓋宋本作盍也說苑古乘乃古桑之譌藝文引韓傳下有注引作古桑

無患乎無士也

治要藝文引並作何患於無士乎
是用不集

治要引集作就與王浚儀詩攷合是唐宋本皆不誤今本皆作集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案集就義同而音異作就則與詩上下文猶咎道字同部作集則與猶咎道字不同部須轉其音以合之毛傳集就也破集爲就以訓故正音讀也

仕齊爲吏

韓詩外傳七曾子章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瀚案藝文類聚二十初學記十七引皆作初吾爲吏祿不過釜歐引過作及無仕齊字案無仕齊字是也本書首章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禮記檀弓曾元稱曾子爲夫子鄭注云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孔氏正義卽引韓詩外傳爲證然則曾子親沒之前未嘗仕齊此仕齊字蓋後人所加當依歐徐二書所引刪正或疑齊卽莒字之譌案仕莒得粟三秉秉十六斛三秉則四十八斛此云祿不過釜釜六斗四升耳卽如今本作祿

四百五十二

不及鍾釜釜十則鍾才六斛四斗與三秉之數甚相縣殊以此證之知非莒譌也

鶴鳴于九皋

韓詩外傳七孔子困於陳蔡之間章引詩諸本皆同唯明唐玉林琳校刊本作鶴鳴九皋無于字何燕泉先生家語注引韓詩外傳亦無于字然則此無于字本明嘉靖天啓間猶存也錢竹汀先生十駕齋養新錄一引臧在東先生語博徵史記論衡風俗通文選初學記白帖後漢書注文選注及賈昌朝羣經音辨引詩並無于字以證毛詩本無于字謂北宋人尙見古本養新錄注瞿中溶云說文鶴字下云鳴九皋聲聞于天似亦引詩而無于字東塾云蜀志秦宓傳引詩亦無于字瀚案類書所引多卽蜀志文說文繫傳鶴字下今觀何唐二公所據外傳是韓詩亦本又通論引詩並無于字

無于字今本毛詩韓詩外傳皆有于字者自唐石經有于字後人因以改毛詩又因以改韓詩外傳耳羣書引詩無于字據今所見猶十許處而王浚儀詩攷不載蓋深知其為石經之誤故不以為異文也

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

韓詩外傳八宋萬與莊公戰章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春秋莊十二年公羊傳作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趙舍人校云公羊傳爾虜焉故為一句魯侯之美惡乎至為一句惡音烏此文出公羊必本與之同疑後人妄改之新序作爾魯之囚虜爾何知瀚謹案公羊是此傳及新序皆有誤萬為魯虜畏服魯公故斥之曰爾虜焉故不然虜豈即不知美惡乎且閔公與魯莊

五百二十二

比美萬亦僅侈言魯君之美何言焉知美惡乎

乃止播耳

韓詩外傳八孔子燕居章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

兮趙舍人校本及孫淵如先生孔子集語作乃止播兮並云從

楊本其所据揚本瀚未之見案作兮是也今艸書作多耳艸此書作了形近易譌

語以棺播遷為韵韵下語助字必從同韵語通例也播韵棺遷

乃其本音說文播从手番聲楚詞九歌丑芳椒兮成堂洪氏補

注丑古播字瀚案說文古播字作齡丑乃古番字非古播字楚

詞假番為播古番播同音也周禮大司樂播之以八音鄭注播

之言被也故書播為藩杜子春云藩當為播讀如后稷播百穀

之播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播國率相行事鄭注播讀曰藩藩

國諸侯案鄭訓播爲被古讀被如波是鄭讀播如今音而故書作藩其注書傳亦破播爲藩古藩播同音也後漢書九獻帝紀宣播李注獻帝春秋播作璠古璠播同音也史記列傳廿四賈誼傳大專槃物兮索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同義古槃播同音也番也藩也璠也槃也皆與棺遷同部故知播與棺遷爲韻學者不知播字本音斯不知與棺遷韻不知爲韻斯兮譌爲耳而不覺矣播之義爲轉以手轉物故从手義與反相近本音既紊本義亦湮羣書播轉字或借作緇作幡作翻不知緇冕也幡書兒拭觚布也咸非其本義翻說文新附字非古所有也

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

五百〇四

韓詩外傳八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藝文類聚二十引此作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馬卧廬先生詩傳略攷云案韓詩外傳乃狐卷子論父賢子賢皆不足恃也以放字及下文誅伐字推之疑拘字乃韓詩外傳舊文矣瀚謹案趙蕤長短經難必篇引狐卷子此言亦作拘又反經篇引慎子云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羣書治要載慎子知忠篇有之韓非子忠孝篇亦云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然則古書傳中有拘放瞽瞍之事故狐卷子慎子韓非子言之略同而歐趙引之不駭也乃羣書治要八引外傳亦作頑疑後人據誤本外傳妄改抑或唐初卽有作拘作頑二本矣

下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傲字亦與不足恃意不符似當作放放見孟子疑後人怪其與丹朱放複又習知象傲之文意爲傲放形近之譌而改之

弟子誠之足以識矣

韓詩外傳九孔子行章孔子語瀚案此本作弟子識之足以誠矣識誠形近傳寫誤舛說苑敬慎篇作弟子記之足以爲戒也記識戒誠古者義同通用則韓傳本上識下誠明矣宋薛氏據孔子集語引上句正作弟子識之

脫文十九

韓詩外傳九孔子出游少原之野章宋薛據孔子集語引末多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皆不忘故之謂也十九字瀚案

四百八十二

薛所據本是也文選古詩十九首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李

善注亦引韓詩外傳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言不忘本

之謂也此言字誤當作皆鹽鐵論四未通篇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注引韓嬰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鹽鐵論注與此正同惟揚作棲故作本爲小引韓嬰曰者即韓詩外傳文

異耳又宣德皇后令注引代馬依北風句後漢書班超傳注引

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二句皆謂出韓詩外傳則其爲韓傳

脫文無疑蓋後人訝其所引非三百篇之詩而妄刪之不知韓

君說詩自有內傳其外傳或引易見二之七或引書見八之或

引禮見四或引論語見五之三十三六或引傳見九之或竟不

引詩不必拘詩本義並不必盡爲詩發也後漢書注文選注皆

節引未不知所繫故趙億孫舍人校外傳僅采代馬依北風句入

補遺中幸薛氏全引其文可據以復舊

戎山

韓詩外傳九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說苑指武
篇家語致思篇作農山瀚案蓋卽齊之猫山也毛詩遭我乎猫
之間今漢書地理志引齊詩作遭我虺虺之間今顏師古注虺
山名也字或作猫亦作獲詩釋文猫崔靈恩集注本作虺案說
文無虺字字本當作農其作虺者正陸元朗所云飛禽卽須安
鳥水族便應著魚之類也猫農一音之轉故詩車攻屈原離騷
東方朔七諫調同爲韵毛詩橫從其畝韓詩作橫由其晦廣韵
惜藏宗切集韵憂奴冬切獵農虺奴刀切礪纒尼交切合猫憂
虺爲一字人豪韵農戎音近同部得相假借召南何彼禮矣手

五百六十三

傳禮猶戎戎也釋文禮韓詩作戎戎音戎集韵禮祿同字與戎
戎同而融切入東韵是其例矣說苑作孔子北游東上農山齊
於魯爲東北明其爲齊山矣本書七又有游景山事與此略同
景古音陽部與農戎亦一聲之轉然景山見商頌及鄘水經注
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
是景山實在衛地或傳聞異辭故有農山戎山及景山之別不
可強說也

齊桓公 至麥邱之邦遇人 邦人

韓詩外傳十齊桓公逐白鹿趙校云晏子春秋諫上篇以爲景
公瀚案初學記二十九引正作景公與晏子合是韓傳亦有作
景公本也至麥邱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趙作爾何爲者也校

云遇人御覽七百三十六引作見封人又爾字亦據增爲舊本作謂據新序雜事四作爲瀚案麥邱初學記及藝文類聚十八引皆作畝邱畝麥古音同部韓作畝晏子新序作麥同音假借今本皆作麥蓋韓傳別有此本後人喜其與晏子新序合故此傳而彼微矣至麥邱之邦遇人遇人不詞當改作至麥邱見邦人初學記引作至畝邱見封人可證蓋邦上之字本見字之譌讀者不得其解復於邦下增遇字也曰何謂者也何上增爾字是謂改爲非古謂爲通用改之轉失古義對曰臣麥邱之邦人趙云御覽作臣麥邱封人也以下邦人俱作封人瀚案唐宋引本皆作封今本作邦邦封古音義同通用釋名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論語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而謀動干戈於

五百二十三

邦內釋文鄭本作封內詩邦畿于里文選西京賦注引作封畿邦人之義古於封人漢世諱邦故新序作邑人韓亦漢人豈得用邦疑六朝傳寫者用假借字乃有作封作邦二本耳

鬱鬱泰山

韓詩外傳十齊景公游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藝文類聚二十八引作鬱鬱蓊蓊瀚案歐引是也今本泰山字卽蓊蓊之譌古人重書或作二或作厶又或作匕蓊與泰形近厶匕與山形近因致誤也此文亦見列子力命篇彼作鬱鬱芊芊蓊蓊聲芊千聲古音同部廣雅釋訓蓊蓊芊芊並訓茂也義又相同故通用考之說文蓊艸盛兒芊則大徐本新附字亦訓艸盛也然則蓊芊本一字古但作蓊俗變作芊以趣簡

易久乃岐而爲二耳

辨誣

乾隆閒修 四庫全書館臣上提要於韓詩外傳摘其疵語六
非事實者五一條重見者二疵語第一條曰稱彭祖名並堯禹
瀚謹案此在弟一卷之弟六章云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
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其語本出荀子修身篇
彼作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
楊倬注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爲
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
目爲名號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荀子之文似有譌誤楊注亦
未了了韓較之荀損益數字後彭祖以身言配堯禹以名言語

四百十四

意極爲明劃未嘗稱彭祖名並堯禹也且彭祖堯臣見五帝本
紀太史公固與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並列卽云彭祖
名並堯禹亦未爲疵况其意甚不然乎非事實弟三條曰謂舜
生於鳴條一章爲孔子語瀚謹案此在弟三卷之弟廿八章全
同孟子文惟得志行乎中國上有然字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上
有孔子曰三字爲異竊謂孟子之言至若合符節語意已盡以
末二句爲引證孔子語揆之文誼極合蓋韓君所見孟子本如
是絕勝今本惜孤證無佐不敢遽以補今本孟子則亦不必據
今本孟子駁韓傳矣况韓以先聖後聖二句爲孔子語未嘗以
全章爲孔子語也韓亦云舜生於諸馮卒於鳴條未嘗謂舜生
於鳴條也一條重見弟二條曰申鳴舛白公之難事瀚謹案申

鳴事在第十卷第廿四章其二重見未知所指以全書較之蓋謂第一卷第廿一章楚白公之難有莊之善者云云瀚謹案二事所同者獨白公之難耳餘未見其爲一條也申鳴事又見說苑立節篇太平御覽引作新序今所存新序十卷無之莊之善事又見新序義勇篇而渚宮舊事亦兩收申鳴莊善事莊之善今本外傳譌仕之善渚宮舊事注引作莊之善藝文類聚廿二引作社之善新序渚宮舊事作莊善渚宮舊事注引新序作莊義之然皆不作申鳴則申鳴與莊之善固兩人也申鳴將兵白公懼其爲天下勇士劫其父以要之鳴攻殺白公其父从鳴自傷忠孝不兩全自刎而从莊之善辭母从君三廢車中卒致其从與从崔杼難之陳不古略同

事見新序義勇御覽四百九十九引韓詩外傳非能將

五百五十四

兵攻殺使白公懼爲天下勇士者則申鳴與莊之善之从固兩事也此三事皆顯有以證其誤駁者不可以不辨

說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予喜韓詩外傳能盡詩之蘊包羅萬有寄興無方而論者謂其非說詩之書是以鮮有善本嘗取羣書校勘得異同五六百條其稍成片段者三十許條而已

攀古小廬雜著卷二

琴古小廬雜著卷三

日照許瀚

經說附雜攷

狼扈正

周禮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為滌器之滌元謂滌除也狼狼扈道上疏云狼狼扈道上者謂不蠲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翰謹案狼扈字他無所見恐是狼戾之誤孟子滕文公篇樂歲粒米狼戾趙注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鄭氏趙氏意同而賈疏即據趙注為說故亦云猶今言狼藉也或賈所據本猶作狼戾矣狼狼扈道上狼斷句舉經文也狼扈道上四字解狼字疏連舉狼狼扈道上者疏體每如

此非以狼狼爲疊文也狼戾又作狼疾告子篇狼疾人趙注亦以狼藉爲說狼戾狼疾狼藉一聲之轉扈雖與藉古音同部而扈戾形近易譌故疑狼扈卽狼戾也

曲禮齋者不樂不弔

鄭注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王石臞先生曰不樂之樂當讀如字不樂不弔各指一事言之祭統云及其將齋也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瀚案此經唐以前皆如此解非創論也鄭以樂詁樂猶以哀詁弔非謂經文卽哀樂之樂也釋文於不樂之樂無音出哀樂二字注云音洛下無容樂非樂所同明是讀不樂爲如字也

車驅而騶

四百〇六

釋文騶有三音一仕救反一徐仕遘反此皆讀爲騶字一七須反此讀爲趣字案讀趣是騶謂人非謂馬此對上攘辟爲言耳檀弓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注服是善子游言此注宋本及考文古本與今本參差瀚謂今本是他本紛紛妄改易耳服字釋兩我過矣也是字舉經文也善子游言四字正釋是字

司寇惠子之喪正義引世本云云又云然則彌牟是子木之字案彌牟子木或聲轉亂之必非子木名彌牟字也彌牟頻自稱於曾子古無自稱字者

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

鄭注裘縣潘邑名釋文縣音玄瀚案以裘縣潘爲三邑文義殊

不順疑邑裘氏縣潘氏爲對文下與字及也裘氏邑名潘氏縣
名言與之以裘氏之邑及潘氏之縣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芻其人
注百祀畿內百縣之祀瀚疑祀言年耳百祀之木即百年之木
謂大木云耳下廢其祀言廢不至者之祀與百祀之祀不相涉
又月令季冬及百祀之薪燎此百祀當作百神解亦與百祀之
木不同

月令明堂

案月令所言明堂與諸經乖異大爲考禮家所詬病一則爲其
十二堂無地可容一則爲其隨時變位有乖南面之旨瀚謂彼
說誠與他經不符若以此爲疑則尙有說竊意此明堂乃是五

四百二十五

區與一堂五室不同蓋猶今之 太和 中和 保和 文華

武英耳今制惟 中和無室餘四 殿皆有左右个如此既

不患無地可容而亦無不南面之嫌矣

其祀行注爲較壤

校勘記云齊召南校云按壤字當作壇周禮大馭疏引此注作
爲較壇是也又本節疏可證案齊校是也曾子問諸侯適天子

節疏引此注亦作壇張觀察 敦仁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云注爲

較壤釋文云壤如丈反各本盡同是矣聘禮賈疏引亦作壤正
義云較壇或其本作壇與瀚謹案蔡邕獨斷釋五祀之別名云

行冬爲太陰盛寒爲水祀之于行在廟門外之西拔壤厚二尺
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拔上注云一作較壤是蔡鄭同也

按較同聲假借正文及注兩作壤然則蔡不以爲壇也惟蔡云厚二尺鄭云厚二寸是則異耳

曾子問昏禮節

朱武曹先生訓纂引王石臞先生語云此記所言壻遭喪女改嫁之事本不可爲訓不必曲爲之說瀚謹案古今禮制不同君臣也夫婦也學者好以後世所見之禮議古人之禮非滯則刻究於禮無當也此禮以語今人雖三尺童子訝其非也顧自漢唐大儒無議之者直至明時徐師曾張鶴門等乃嘵嘵致辨豈漢唐之儒皆不知禮邪蓋其去古未遠古禮猶有存者習見習聞無可怪異至宋而古禮寢變歷元及明學者不復見古禮久矣故各出其意中之可否以與古人爭其有不合則目其經爲

五百十

僞動曰漢儒依託烏呼何古人不知禮者之多多邪

四廟

正義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瀚案上文由天子巡守言之又明言七廟則此不得復舉諸侯言四廟也四當卽六字之誤四六字篆文形近其別甚微易於致誤鄭無注者鄭所據本不誤也

各以其方之色與其兵

焦黑堂補疏云循案管子幼官篇東方旗物尙青兵尙矛南方旗物尙赤兵尙戟西方旗物尙白兵尙劔北方旗物尙黑兵尙脅楯與正義引隱義異瀚案淮南子時則訓春其兵矛夏其兵戟注或中央其兵劔秋其兵戈太平御覽引作鉞冬其兵鑕是亦以五

方配合又與管子不同

禮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 君明人則有過 則君以

自治也

鄭注明猶尊也則當為明瀚案明則皆尊字之誤耳明篆文作
𠄎尊篆文作𠄎𠄎爛其上下餘中閒四形因誤為明則篆文作
𠄎𠄎爛其上餘四形因誤為則

禮器眾不匡懼注匡猶恐也釋文本作恇

案匡當讀為皇皇惶通楚詞離世征夫皇皇其孰依兮注皇皇
惶遽貌廣雅釋訓惶惶劇也匡皇古通用詩破斧四國是皇傳
皇匡也讀詩記引齊詩作四國是匡

禡文正

四百〇二

禮記郊特牲鄉人禡即論語鄉黨之鄉人儺釋文禡音傷說文
禡道上祭从示易聲瀚案禡儺聲不相近不能相通借郊特牲
之禡不當从易蓋易之誤也釋文音傷傷亦誤乃傷字耳猶說
文侮訓傷而今本誤傷也

宋人引已誤疑 誤自大徐本始 禡古禮而近於戲其
字當從示易聲讀若傷即取傷義以音載義也

說文傷輕也从 人易聲一曰交
易禡正字儺則假借字今且以儺為正字而禡為異文舛矣儺

難聲以韵論當屬古韵元部而轉入歌歌古與支合凡易聲字
皆入支部儺入歌即入支故得為禡之假借若禡從易聲則陽

部字安得與歌支部通乎鄭公注郊特牲云禡或為獻或為儺
觀鄭此注知鄭公時尚未誤為禡若作禡則不得或為獻矣注

鄉黨云儺魯讀為獻是禡儺並與獻通獻虞聲而有莎音與儺

難聲而轉歌正同莎歌部實支部以其音之朔在人固支部也
若禡从易聲又安得與獻通乎儺與鸞皆難聲釋名鸞昵也其
本字作暝字林讀人兮反又作鸞讀乃兮反見郊特牲釋文訓
昵而讀人兮讀乃兮正支部識鸞則識儺識儺則知禡之从易
不从易矣今字書韻書及各經注音讀無不誤从易者不知自
何時始釋文與郊特牲及周禮司巫注並音傷而無反切疑其
時經文猶未誤禡故陸氏但音傷人自了然不須更加反切不
虞後人既誤寫經文又誤寫釋文也盧氏札記求其說而不得
乃引後世俗語起傷證之非也

說文人部儺行人節也从人難聲詩曰佩玉之儺此於鄉人
儺之禮無涉故儺爲假借字說文示部禡道上祭从示易

五百三十七

聲此又人儺之禮無涉故知郊特牲之禡爲譌字也

雜記從其昭雖王父母在亦然

注從其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正義中猶閒也若不得祔

祖則閒去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閒高祖之父
一世祔於高祖之祖故云祖又祖而已江慎脩先生訓義擇言
云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不得有高祖又何得有高祖之祖瀚案
鄭云祖又祖上祖言士之祖下祖言祖之祖卽高祖也無推及
高祖之祖之意正義蓋誤會案雖當讀唯

正月日至 七月日至 七月而禘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
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正月卽十一月七月卽五月也

深衣善衣之次也

注善衣朝祭之服也瀚謂善衣卽嘉服也嘉服卽吉服也善嘉吉同義

昏義后聽內治

撫本作后聽內職張氏考異云十行本以來皆誤作治阮氏校勘記引惠校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石經考文提要引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至善堂九經本並作職又引衛氏集說所載呂大臨馬晞孟說以證之瀚謹案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二句明是承上文以聽天下之內治以聽天下之外治二句來細審注疏並無下二句變文作內職之事近世學者重宋本但愛其新奇可喜而不顧文義之安反委曲

四百四

以就之其亦可以不必矣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義證

晏子春秋內篇襍上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

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

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

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

之且吾聞之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

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韓詩外傳四亦載此事文異同而無大德二句

韓詩外傳二

傳曰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

日有閒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
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
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詩不云
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
兮且夫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有閒學記十七 顧子路曰由
初學記引下十匹初學記引 士不中道相見御覽四百二作士
有來取二字無此二字 中間謂介紹也 君子不行也御覽作非君 清揚婉詩攷作
察御覽本是子之行也 說苑尊賢篇 孔子之鄰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
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取束帛一
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

五百五

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
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
不贈終身不見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事亦見子華子卷
一家語致思篇偽

書不錄

春秋繁露玉英篇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焉不可

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在不可以然之域故
雖死亾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
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
也至於鄙取乎莒以之爲同居抱經云見襄六年 目曰莒人滅
鄙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
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

德出入可也權誦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
詳而反一也

論語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朱子集注引吳氏
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瀚謹案據韓詩外傳說苑則孔子嘗
有此語矣據晏子春秋則晏子嘗有此語矣且晏子以爲吾
聞之云云則其語並不始於晏子自古有之矣審知其語爲
古語爲晏子語且爲孔子語烏在其有弊耶善哉董子之以
此釋經權也大德不踰閑經也小德出入可也權也經窮而
後用權未有無故舍經從權者權而猶必歸之經未有恣意
反經而可以云權者公羊之學傳自卜子卜子此言蓋斟酌
於可以然之域不可以然之域者微矣又荀子王制篇引孔

五百

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
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集注大
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卽本此然則卜子之言不又與孔子
之言有同物乎

吳氏者吳才老也好議先賢其說殊不足據

子夏篤信謹守人也子張譏之正爲其拘拘於小節孔子教
之以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亦恐其專於小節心子夏而
爲此言正是平時受師友之益一旦豁悟境界賢賢易色章
亦然子夏深於禮此蓋因繁文縟節而進窺乎禮之大原中
庸大哉聖人之道至敦厚以崇禮一段可爲此章注解

穀觥解

孟子梁惠王篇吾不忍其殼鯨若無罪而就死地趙注殼鯨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恐貌解殼鯨牛當到死地處明其所以恐也孫宣公音義殼鯨丁斛速二音恐貌丁即用趙義集韻一屋殼鯨懼死貌申趙義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斗擻謂之蒙蒙四分律卷卅二 僧祇律 卷廿二 功德論卷二 又引周成難字斗擻蒙蒙也 正法念 分別功德論二 蒙蒙蓋卽殼鯨之異文凡人物恐懼則斗擻卽 四分律卅三戰慄也廣韻一屋蒙丁谷切蒙桑谷切注云蒙蒙動物物言動正斗擻之義偽孫氏正義引廣雅有云鯨蒙死貌案今廣雅無此文廣韻一屋殤古祿切殤桑谷切注云殤殤死貌出廣雅王高郵廣雅疏證引之云孟子殼鯨義與殤殤同瀚謹案二字从歹故廣雅訓死然以解孟子則未合蓋殼鯨爲斗擻是懼死非

五百八

已死若已死則不能斗擻矣集韻一屋殤殤凡三見其一引博雅訓歹也其二不引博雅並訓歹也又見四覺訓殤貌其引博雅與廣韻小異恐是死之爛字要是已死之貌與殼鯨之訓恐貌訓懼死貌者音同而義別蓋殼鯨本恐貌以孟子言若無罪而就死地也引申之爲懼死貌爲其爲懼死貌也又轉而爲死爲殤而別製殤殤二形以當之其原一其流爲二今亦不能分別觀之又廣韻集韻有儻儻二字訓動貌又云儻儻不甯此亦殼鯨之異文从人蓋以人言也又儻儻多也蒙蒙新衣也櫛檄木也樸檄小木也蟻蠅蟲也形隨義變猶旃旃之變爲旃旃嬰娜哀衰椳核阿難猗儺阿那惟以音通而無定字也約勤攷

爾雅釋言誥誓謹也郭注云皆所以約勤謹戒衆朱武曹先生
經傳攷證引作約勒注云今勒誤作勤依宋本改瀚所見舊本
爾雅雪牕本吳元恭本皆作勤惟宋單疏本疏中引郭注作勒
朱所稱宋本疑卽謂此以文義審之約勒似明約勤然觀錢
氏十駕齋養新錄曰唐書突厥傳可汗者猶古于其子弟
謂之特勒顧氏金石文字記歷引史傳中稱特勒者甚多而涼
國公契苾明碑特勒字再見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勒
盟沒斯皆書者之誤子謂外國語言華人鮮通其義史文轉寫
或失其眞唯石刻出於當時眞迹况契苾碑宰相婁師德所撰
公權亦奉勅書斷無譌舛當據碑以訂史之誤未可輕訾議也
通鑑亦作特勒而攷異云諸書或作敕勤今從新舊二唐書按

五百一十五

古人讀敕如忒敕勤卽特勒瀚謂郭注之約勤約勒正猶唐書
之特勒特勒未必勒是而勤非也敕勤與約勤義尤近

閤閣辨

閤閣二字古書多互誤案說文閤巷門也閤所以止扉也義絕
相遠諸書以形近誤耳今各依文辨之

爾雅釋宮所以止扉謂之閤郭注門辟旁長楹也左傳曰高其
閤閤長杙卽門槩也釋文閤音宏本亦作閤音各郭注本無
此字瀚案此作閤者是作閤者誤也說文謂閤所以止扉義正
相符爾雅上文楹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楹在地者謂之臬大者
謂之栱長者謂之閤郭注別杙所在長短之名義又相符然則
郭本閤原作閤故釋之以槩以杙惟不當引左傳高其閤閤爲

證而郭引之者蓋郭所據左傳譌作閤而解左傳者據誤文爲說釋以長杙郭氏見其與雅合訓遽引以爲證而不計左氏之不當作閤也

襄二十一年左傳高其閤杜注閤門也釋文開戶旦反說文云閤也汝南平輿縣里門曰閤沈云閉也閤獲耕反杜云門也爾雅云術門謂之閤是也爾雅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閤然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閤字讀者因改左傳皆作閤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閤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爲穿鑿瀚案此作閤者是作閤者誤也陸氏之論當矣說文閤爲門部之第四字其第八字爲閤第九字爲閤第十字爲閤第十一字爲閤閤訓閤今本閤誤門依陸氏閤訓里門閤訓里中門閤訓市外門左傳爾雅釋文引改

五百

皆與閤義相比次閤爲門部之第廿九字其第廿八字

四十字爲閤第四十一字爲閤第四十二字爲閤第

爲閤第四十四字爲閤閤訓閉門閤訓外閉閤訓閉

門閤訓以木橫持門戶訓關下牡皆與閤義相比次蓋此部

自閤至閤詳門異地之名而閉閤在其中自關至閤詳門之制

自關至閤詳啟閉之事與聲與物而閤在其中閤與閉義不相

及無緣湊合而閤訓巷門巷訓里中道是閉爲閤爲里

爲里中道閤爲巷門然則閉者閤外之總門閤者閉內之

也二字天然相屬乃邢氏爾雅疏謂閉旣爲門故郭氏以閤爲

長杙卽門廩也杜預云閤門也非郭義也幾於不辨涇渭段氏

玉云門旣高則門旁杙亦高不知杙隨門爲高下斷無閤高

而閻猶不高者此何待言晉人顧以此鄭重而告客哉此正陸氏所謂穿鑿者矣

急就篇閻并訢王伯厚補注本作閻注云閻一作閻閻獲耕反顏師古注閻氏之先本周之閻人閻所以止扉今之門楨是也職典其事遂爲姓焉漢有閻孺王氏補注云閻人未詳諸本及廣韵皆作閻史記倉公傳有閻都尉下引爾雅注及左傳釋文又云此篇亦後人所改顏注引爾雅閻所以止扉又引漢有閻孺當爲閻無疑瀚案此亦作閻者是作閻者誤也廣韵十九鐸閻字注明引急就章有閻并訢此甚可据顏注所以止扉乃引說文非引爾雅是顏本正作閻而又引漢有閻孺廣韵十三耕閻下亦引漢有閻孺此則未可解豈閻孺亦有作閻者邪

五百三十三

𦇧𦇧辨

爾雅一目白𦇧二目白魚爾雅釋文𦇧作𦇧注云音閑本又作𦇧蒼頡篇云目病也吳江湖之間曰𦇧說文云戴目也字林作𦇧音同瀚謹案說文馬部𦇧馬一目白曰𦇧二目白曰魚又目部𦇧戴目也江淮之間謂𦇧曰𦇧𦇧目偏合也一曰袁視也秦語是𦇧自爲目白馬名𦇧自爲目病並非一字爾雅作𦇧乃假借字其正字當作𦇧釋文所引蒼頡篇文與說文𦇧字義合自是目病之𦇧非馬目白之𦇧陸氏旣引字林作𦇧是字林與說文同惟字有从閒从閑之異乃猶不省𦇧爲𦇧之假借直以目病之𦇧說馬名殊不可解而邵二雲先生正義云相馬者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豔若目小多白則驚畏馬之病也亦傳

會之甚矣王文簡師經義述聞駁之是也惟文簡師謂自駟
駁以下皆言馬之毛色一目毛色白曰矚二目毛色白曰魚不
言毛者承上文諸毛字而省猶之黑脣駘黑喙駟謂脣與喙邊
之毛色也瀚謹案此義疑尙未確細繹爾雅自黑脣駘以下皆
非言毛色何以明之脣口端也此上固不得有毛也以是明之
囿囿圖說

說文第十篇囿囿所以拘罪人一曰囿垂也一曰囿人掌馬
者第六篇囿獄也囿守之也是合言之則曰囿分言之則曰囿
曰囿短言之則曰囿長言之則曰囿曰囿本無疑義段氏改囿
下囿囿作囿囿謂他書作囿囿者同音相假囿者守之也其義
別說文本作囿囿者非是又於囿獄也下注云獄上當有囿囿

五百〇四

二字率部曰囿囿所以拘臯人蓋許作囿囿與他書囿囿不同
也然瀚徧考他書從無一二作囿囿與許書同者豈囿囿乃許
獨得之奇而囿囿乃古今人所同假而失其本真者乎亦不然
矣檢韻會有囿說文本作囿之說段氏殆因是致惑歟

彛文攷

說文彛商星也瀚案商當讀爲唐唐晉之封地唐星猶言晉星
耳左氏昭元年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
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闕伯
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
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
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

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
晉星夫闕伯主辰商人是因斯辰爲商星實沈主參唐人是因
參不爲唐星乎子產對晉則曰晉星從乎其後言之也許氏解
字則曰唐星原乎其初言之也唐商音近古通用故孟子名實
章之高唐韓詩外傳六作高商許氏原文自是唐星傳寫者依
音假借作商而忘其與辰爲商星混非許書本然也說文賜下
引商書曰
賜谷宋小字本改爲虞書按心部引五品不慈作唐書禾部引
稭三百有六旬小徐本作唐書是許引堯典皆作唐書商書乃
唐書之誤與唐星後人習聞商星不聞唐星又牽於參商之文
誤爲商星正同
故莫能是正顧氏曰知錄譏其昧於天象固爲疏略錢氏養新
錄定爲參商連讀亦涉調停段氏注據左傳謂商當爲晉於義
近之於文未合而又指爲許氏記憶之誤則猶淺之乎窺許氏

五百四十六

也又參从晶參聲徐鼎臣曰參非聲未詳段曰參聲疑後人竄
改當作參象形唐風傳曰三星參也天官書天文志皆云參爲
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蓋參象三星其外則象其畛域與瀚
案段此說非矣參从晶參聲參一例參爲諧聲則參不得爲象形且參从
晶一曰象形从晶參並从晶參或體又从晶。汪氏述學內篇
謂參從晶象二星之形是參固以晶爲象形非以參爲象形
也攷說文有參夂兩字篆文形近難別參在夂部稠髮也从夂
从人引詩參髮如雲夂在夂部新生羽而飛也从夂从夂唐韻
並讀之忍切案夂部之參或體作鬣从彡真聲其韻部所屬劃
然可曉夂部之夂書傳罕聞獨參字从之而从參之字因之不
知唐韻何所依據而定爲之忍切母亦徒因其形近夂部之參

而強名之耳今案夔之夂聲蓋几部之夂非彡部之夂也夂之本音蓋屬侵部非如唐韵讀之忍切也說文从彡部之夂者十餘字字形皆配以左右獨脰之重文夂从几部之夂則配以上下所以別也夂體與夂同則知其下爲几部之夂矣夂古音屬侵部凡从夂得聲之字亦無不屬侵部卽子以求母則知几部之夂本音固屬侵部矣夂音屬侵部者疑从几从彡亦聲也許不言聲略也夂作彡與彡部之夂無別者隸體之變也

讒鼎銘韵辨

錢氏竹汀十駕齋養新錄十六左傳昭三讒鼎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昧與丕且與顯後與猶世與怠皆韵也瀚以戴氏東原王氏石臞所定古韵部分求之惟且顯同部爲韵餘皆不

五百二十四

同部後與猶一侯部一幽部猶得合韵至昧丕世怠昧脂部丕之部世祭部怠之部則皆不得爲韵徧考九經楚詞詩蕩世與揭害撥韵大戴禮踐阼世與廢韵世聲之字詩十畝之閒泄與外逝韵民勞泄與惕厲敗大韵板泄與蹶韵左傳隱元年泄與外韵楚詞湘君柅與雪末絕韵無與之部字爲韵者詩賓之初筵怠與否史恥韵易雜卦怠與時災來韵國語越語怠與來災之韵與怠同聲之字詩節南山殆與仕子已韵雨無正殆與仕使子友韵元鳥殆與有子韵論語接輿歌殆與已韵楚詞天問殆與止韵惜誦殆與恃韵無與祭部字爲韵者旁及逸周書老莊管荀墨韓諸子皆然段氏六書音均表弟一部古合韵世字下云世本音在弟十五部段氏此部脂祭未分讒鼎銘且顯爲韵世怠合

韻錢辛楣詹事說蓋知其不可合姑依錢說存疑焉耳謹案世
怠不惟非韻並非銘詞怠當讀為殆方言六怠壞也戴氏疏證引廣雅釋之云殆怠古通用廣雅釋詁一殆壞也王氏疏證引方言釋之云怠與殆通易震注威駭怠惰釋文怠本又作殆論語思而不學則殆釋文依義當殆危也敗也殆與下久字相對為言猶與下況字相對為
言皆叔向語文義自明杜注以解怠為說連上句並為銘詞誤
矣讒鼎魯之岑鼎明堂位作崇鼎鄭注謂文王伐崇古者伐國
遷其重器以分同姓是此鼎本崇之重器崇為殷侯國偽古文
尚書太甲篇先王昧爽丕顯似即依附此語或此銘是傳殷先
王之德魏晉時猶有所考見也叔向意謂古人如此憂勤惕厲
箸之鼎銘後世猶且至於危敗況今君以樂愒憂惟日不悛豈
能久乎若如杜注則不能久之意並未明出下二句何以能接

五百八十

乎且猶字屬銘詞而遽以況字應之亦無此文法故知世怠不
惟非韻並非銘詞也

石邱赭邱攷

孟子告子篇宋牼將之楚孟子過於石邱趙石邱地名舊疏
云宋地自閻潛邱四書釋地焦禮堂孟子正莫能詳其地
瀚謹案石邱赭邱也左氏春秋昭廿一年傳十一月癸未公子
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
與華氏戰于赭邱杜注赭邱宋地蓋即其地毛詩秦風終南顏
如渥丹陸氏釋文云丹如字韓詩作石石赭也王氏詩攷云韓
詩顏如渥石外傳作渥赭是赭石同字也說文有赭無石赭從
赤者聲石蓋從水石聲石所以染故从水者石古音同在魚部

故赭石得爲一字赭可爲石則亦可爲石舊疏稱爲宋地亦有所聞而未得其詳歟

曲棘 正義已辨

左傳昭廿六年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曲字疑衍蓋涉上文宋元公卒於曲棘而誤也經廿五年宋公佐卒於曲棘杜注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亭宋地是曲棘爲宋地甚明是時魯君居鄆鄆魯地在今山東東平齊侯所以居公者曲棘在今河南杞縣齊侯謀納魯君無由遠涉宋地且梁邱據方以宋公卒於曲棘恐齊侯豈復使齊侯待於曲棘乎案齊故有地名棘在今臨淄縣昭十年傳陳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杜注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

四百七十八

里亭又水經淄水注引鄭志張逸問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玄答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是齊自有棘而非曲棘明曲字爲衍文矣據意蓋欲齊君止於己國而使羣臣從魯君於鄆以觀成敗必於棘者時齊師方至棘據受賄而止君傳言申豐從女賈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云云知齊師已出齊侯與據在師中也

左傳定八年公斂處父與陽氏戰於棘下杜注城內地名是魯亦有棘下然鄭氏明言齊田氏時又言齊人號之棘下生則知鄭所云棘下乃齊地也路史云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唐有棘陽趙有子棘宋有大棘有曲棘鄭有上棘棘澤有棘津而齊魯亦皆有棘矣

荀子成相篇句例說

謝金圃先生注云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爲一章也瀚案此說句法乃其大體其中亦小有變通如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俊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未二句則上六字下五字也上壅蔽失輔勢往用讒夫不能制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彘與此正同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道古聖賢基必張則兩七字句之間更無四字句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可託於成相以喻意與此正同成相竭辭不蹶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末二句上下各四字揆之文義無所缺失蓋其音節應爾非有脫誤漢書藝文志有成相雜辭十一篇王伯厚云淮南王

四百九十七

亦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是古人別有此文體其音節長短必有定制又必有正調有變調以極其抑揚抗墜頓挫疾徐之妙非可執一論也惟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江氏晉三先秦韵讀於願陳辭下注云脫一句或是也全篇每章起句無用三字單句者而願陳辭下卽接以世亂惡善不此治此字不知所指文義亦未完足也其餘間有參差皆由脫衍如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勢直而用拙必參天而有勢上脫一字也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糟糠上衍人字也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畎畝任之天下身休息江氏韵讀首句刪心字瀚謂當刪禹字此言堯勞心力以治天下舉舜

任之乃得休息無緣說禹殆寫者因上文舜授禹下文禹有功等句誤衍耳禹溥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王伯厚困學紀聞據呂氏春秋考直成爲真窺之異文謝氏從而申之謂窺與成音同呂書蓋本作窺傳寫誤爲窺瀚謂如此義當矣而句仍不協疑成爲輔三字相屬爲義而成上脫窺字耳至直真二字孰是孰非則不可知也正是惡心無度邪枉回避失道途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楊注或曰下無獨字謝云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瀚案謝說是也朱子楚辭後語已刪之矣

賦篇衍文

知賦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瀚案此文衍譌句讀

五百〇二

全非足蓋戾字之誤屬上爲句窮亦誤字而不知其當爲何字要當連下百姓爲句姓字韵也待之而後寧泰六字皆衍文寫者因百姓二字遂誤寫下文待之而後寧五字於此泰字本是天字寫者既寫待之而後寧句又欲接寫天下待之而後平句甫寫天字覺其誤而止後之傳寫者不知訂正又誤天作太又變作泰楊注不得其說又欲改寧泰爲泰寧郢書燕說展轉益不可曉不知百姓待之而後寧乃下文答辭豈得於問辭中先有之如曰互應則下文祇曰寧又何須加泰耶反復本文其誤自見江晉三乃從楊注徑改寧泰爲泰寧卻刪去下文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句顛倒甚矣

丹書

荀子議兵篇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
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吉滅韻詩正
月結與滅威
前可證從凶韻計
疑誼誤大戴作義

大戴踐阼篇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
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王氏踐阼注引學記正義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

凶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
黃帝居民上惴惴若臨深淵舜居民上矜矜當作兢兢後人如
改矜音亂之也
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不滿日湯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四百廿二

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惴惴聲與淵韻
矜冰韻是矜己

讀居陵切也慄日韻翼
息韻昌殃韻吉日間韻

六韜明傳篇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

滅

案荀子丹書大戴金匱六韜所載文大同小異當以荀子大

戴為正

北齊書錢說訂誤

錢竹汀先生論李百藥北齊書云紀傳中有史臣論及贊及稱
高祖世宗顯祖肅宗世祖廟號者皆百藥之舊其稱神武文襄
文宣武成者則後人取北史之文以補之晁公武謂百藥避唐
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不知百藥脩史在貞觀初其時世

字並不回避李勣之名亦高宗朝所改也梁陳周書皆不避世祖世宗字百藥與思廉德棻同時何獨異其例乎蓋嘉祐校勘諸史之時此書久已殘缺而雜采他書以補之卷首神武紀卽是北史之文晁氏不加詳審遽以爲例有不一其實非也瀚案史通雜說中云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撰齊書其廟號有犯時諱者卽稱諡焉至如變世宗爲文襄改世祖爲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成襄有別原文脫誤諸如此謬不可勝無從是正紀是晁氏之言實本史通非晁氏創爲之考史通成於景龍三年上距李百藥書八十年北史成於顯慶四年下距史通纔五十年不應百藥書已殘闕或補以北史而劉子元絕無聞見也竹汀先生精博無兩亦復失之眉睫之前如此甚矣考訂之難

四百八十六

也惟子元當中宗朝著書而世字全不知避又從而論定之何也是則可異也

讀 四庫全書提要志疑

史記提要云漢志春秋家載史記百三十卷不云有關蓋是時官本已以少孫所續合爲一編觀其日者龜策二傳並有臣爲卽時云云是必嘗經奏進故有是僞其褚先生曰字殆後人追題以爲識別歟瀚謹案漢志春秋家有太史公百三十卷不名史記班固自注云十篇有錄無書未嘗無關又古人私家著述亦可僞臣不必因奏進而始僞也史記自僞臣遷亦自僞太史公則褚先生曰亦無以定其爲後人追題

歐陽修集古錄提要云曾鞏欲作金石錄而未就僅製一序存


元豐類稿中修始採摭佚遺積至千卷撮其大要各爲之說瀚
謹案據此文則似曾爲金石錄未成而歐陽繼之者歐陽跋尾
類在嘉祐治平閒曾跋尾雖不題年月而桂陽周府君碑跋云
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書江西石幢記跋云至
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葉鈞此下闕漢武都太守漢陽
阿陽李翁西陝頌跋云熙寧十年馬城中至爲轉運判官於江
西出城州所得此頌則其集錄固在熙寧後矣又周府君碑跋
李翁西 頌跋皆有訂正永叔語斯又曾錄在歐陽後之明證
矣至謂曾製序一篇存元豐類稿中今檢類稿實無此序豈因
其弟五十卷爲金石錄跋十四則而誤憶之歟

孫馮翼京畿金石考序李芝齡金石存序皆有序存元豐類

五百一十六


稿語然檢類稿各本皆無之或別有此本疑莫能明也

博古圖提要云按晁公武讀書志傳宣和博古圖爲王楚撰而
錢曾讀書敏求記傳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圖凡臣王黼撰云云
都爲削去殆以人廢書則是書實王黼撰楚字爲傳寫之訛矣
瀚謹案此蓋黼字譌非楚字譌也詩衣裳楚楚說文引作衣
黼作書者自名楚或書作黼猶米芾亦書作黻也不知何時
誤書作黼人習知佞倖傳之王黼遂認爲黼作至大刊本輒削
其名是殆疑於子我作亂曾參殺人矣晁公武讀書志成於紹
興二十二年上距大觀政和纔四十餘年其於本書旣題王楚
集又於辭尙功鍾鼎篆韵云政和中王楚所 亦不過數千字
豈書出於黼而公武不知顧一再傳楚不已邪

吾邛衍周秦刻石釋音提要云所正詛楚文二字絆之爲縫其說與當作於古無所據以文義字體按之皆未可信逕之爲遂則逕遂二字詛楚文石本板本皆無其文不知衍所據何本瀚謹案詛楚文云絆以昏姻說文絆繫也則絆義自通不必改作縫而衍以爲縫者疑衍所據本作絆說文無此文而有縫字縫以鍼紕衣也縫以昏姻聯屬之意義亦可通縫逢聲絆亦當半聲衍求絆字不得故以縫通之也逕之爲遂蓋遂取吾邊城衍所據本遂作逕說文逕迨也迨逕也二字相轉注逕取吾邊城無義可說而遂之古文作形與逕似故衍易爲遂也遂則通矣提要并云逕遂二字詛楚文板本石本皆無其文又不知提要所據何本也

五十二

楊慎水經注碑目提要云昔宋洪适作隸釋嘗以水經注所載諸碑類爲三卷慎偶然未檢遂復著此編瀚謹案隸釋水經注碑實一卷彼書提要亦云一卷此作三卷誤矣

張昭座鶴銘辨提要云昭親至焦山搨原銘較宋黃長睿董道所載者多得八十字所辨亦較顧起元書爲核瀚案顧起元當是顧元慶之譌起元字太初江甯人萬歷戊戌進士官至侍郎謚文莊著有金陵古金石考與座鶴銘無涉元慶號芷畦蘇州人著述甚富座鶴銘考其一也

焦山古鼎考提要云焦山古鼎久已不存世僅傳其銘識王士祿所據者程邃之本林佶所據者徐燊之本二本互有得失張潮則又就寺中重刻石本爲之益失真矣瀚謹案焦山鼎至今

無恙提要此言殊不可解潮別刻石爲省摹搨豈必原器不存乎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提要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摘其舛誤之第三條云元賜真福禪院地土牒趙延壽范延光皆押字炎武視之未審皆以爲無押字案此碑長興四年九月是後唐非元顧錢二書皆不誤提要作元殆寫刻者之誤耳

徐官古今印史提要云至謂縣字取糸系倒首之意假借爲州縣字所以言民之倒縣其謬妄更不足辨矣案二糸字當作累累倒首也見說文徐蓋據說文釋其從累之意而不知累系會意爲縣假借作州縣字則惟依聲託事非有義也 謬論茲又誤累作糸謬戾滋甚瀚未見徐書不知此徐書板本之誤邪

四百九十八

抑提要板本之誤邪

孔北海集提要云此本乃明人所掇拾凡表一篇疏一篇上書三篇奏事二篇議一篇對一篇教一篇書十六篇碑銘一篇論四篇詩六篇共三十七篇又云張溥百三家較此本少再告高密令教告高密縣僚屬二篇今案百三家表疏二篇上書五篇對一篇教六篇書十六篇論四篇議二篇碑一篇詩五篇八首共四十二篇比四庫本多五篇而提要則謂其少二篇何也蓋此提要細數總數雖相符合而實有錯誤如教稱一篇而又云張溥本較此本少二篇然則教當作八篇此云一篇顯然錯誤張本議二篇一爲馬日磾不宜加禮議一爲肉刑議二篇不應有關則議一篇當作二篇其詩六篇蓋分雜詩二首爲二篇非

有加於張本也其總數當作四十二篇而云三十七篇者就已
誤之細數計之未與原書對核耳彤揣如此俟覓四庫本對證
之

蔡戡定齋集提要云集本四十卷乃紹定三年其季子戶部郎
官總領四川財賦廩所刊眉山李直爲序見於陳振孫書錄解
題今檢陳錄惟云定齋集四十卷竇謨閣直學士蔡戡定夫撰
君謨四世孫丙戌甲科而已更無他語通考引同不知提要所
據陳錄何本

黃注文心雕龍宗經篇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不引左傳而引僞
孔安國書序爲宗經本文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
九邱徒引左傳仍不能明非不知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出左傳

四百八十二

也諧讒篇荀卿蠶賦不引荀子賦篇而引明人賦苑爲賦苑云
荀卿蠶賦通篇皆形似之言至末語始云夫是之謂蠶理足明
諧讒之意不然雖全鈔蠶賦一篇意仍不明非不知蠶賦在荀
子賦篇也要亦以人所共知不須兼引提要乃指此爲尤多不
得其根柢過矣至安國書序雖僞梁朝文士無害其宗信此又
不必責注家之濫引矣

提要載任昉文章緣起有明陳懋仁注 國朝方熊更附益之
題注者懋仁語題補注者熊所加而譏其蔓衍論文多摭拾摯
虞李充劉勰之言而益以王世貞藝苑卮言之類未爲精要又
譏其議論紕繆謂七篇原於孟子莊子之七篇鄉約當仿王褒
僮約瀚案凡此所譏皆補注也補注本瀚未見其陳注本則見

於曹氏學海類編訓釋謹嚴蓋無長語

強行父撰唐子西文錄提要引強行父自序宣和三年罷官京師唐先生同寓城東景德僧舍而駁之云考庚以張商英罷相之後坐爲商英賦內前行貶惠州大觀五年會赦北歸道卒大觀五年卽政和元年辛卯下距宣和元年己亥唐沒九年矣安得同寓京師其說殊爲可疑謂好事者依託爲之瀚案強序又云自己亥九月十三日盡明年正月六日而別先生北歸還朝得請宮祠歸瀘南於鳳翔年五十一自己亥距今紹興八年戊午二十年矣所記瑣細明確如此豈似依託者之所爲如後依託亦當略考其卒年豈得於卒九年後猶覩覩作生交語且別撰出一卒年以招駁難乎此蓋作宋史又苑傳者北歸道

五十五

卒閒有脫漏遂致子西減算九年正當據此以正史不當據史疑此提要又以劉克莊後村詩話恨子西不得及東坡之門而文錄言及東坡者八其一條言余雅善東坡又一條言年十八東坡赴定武過京師謁於城外一園子中爲疑按子西曾一謁東坡豈必令後村知據強序子西卒於宣和庚子年五十一蓋生於熙寧三年庚戌其十八歲當元祐二年丁卯是正可借東坡赴定武事考其年歲符合與否至余雅善東坡一條彼固云余雅善東坡以約辭紀事善猶喜也非謂與東坡交善也

提要議許彥周詩話讀漢武帝李夫人歌以立而望之偏爲句爲好奇而至於不可通當矣又謂歌本以之時爲韻瀚案此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嗣何珊珊其來遲無時字豈有一本作其

來時耶然遜遲字遠甚縱有是不可從也而考以古韵之時同部之遲不同部仍不無可疑竊謂當作翩何珊珊其遲來遲來猶言徐徐來也若言來遲不惟乖韵義亦未協

寶應成心巢蓉鏡云非與遲韵

耶語助不前或是也

李日華恬志堂詩話提要云此編載曹溶學海類編中乃摘其諸雜著中論詩之語湊合成編如武伯英燭翦一聯其文甚繁今刪其上文但云燭翦句余改曰吐殘月魄墓頤動蹴落春紅燕尾忙此改字竟從何來是直不通書賈所摘矣至日華堂名恬致其集卽名恬致堂集而改曰恬志尤耳食之誤也瀚謹案學海類編實作恬致堂詩話未嘗誤致爲志豈後人因提要改正耶至燭翦事尤與提要所說不符今備錄於左以備考第三

五多廿一

卷第三條云二元元遺山賦雲巖石詩序因載觀州倅武伯英詠燭翦一聯云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當時以爲奇絕予細思上句無味因戲改之云吞殘月魄墓頤動蹴落花鬚燕尾香庶於體物較勝乎又第六條云燭翦句余又改云朱櫻顛圻金蟲墮絳樹花殘玉燕斜覺更縵麗如所載原委分明並無不通處不知提要所據何本舛互至此疑當時從學海類編中抄出別著寫者鹵莽脫誤提要但據摘抄本駁斥未檢學海類編原本一對勘也

又按斜字蓋忙字之誤斜則非韵矣

帝範提要云唐書藝文志載有賈行注而舊唐書敬宗本紀稱寶歷二年祕書省著作郎韋公肅注是書以進是唐時已有二

注今本注無姓名觀其體裁似唐人注經之式而其中時稱楊
萬里呂祖謙之言疑元人因舊注而補之瀚謹案都穆鐵網珊
瑚稱大德中霸州李鼎元爲之注廬陵鄧光薦序之疑今本注
乃李作也

吳聿

觀林詩話一卷文獻通考引陳直齋書錄解題作吳律撰今武
英殿聚珍本作吳聿蓋永樂大典本如此又注云通考作張律
此所據通攷不知是何本然以吳作張誤也聿律二字義得兩
通聿卽筆字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秦謂之
筆吳之字日子書名聿名律皆相應而作聿者近是

昌言

四多九

後漢仲長公理統每論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著論
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萬言久佚矣范史撮載理亂損益
法誠三篇近五千字魏鄭公羣書治要又引九段亦近五千字
是尙存十之一真至寶也

典論

魏文帝典論久佚張溥百三家載自序一篇魏鄭公羣書治要
載二篇一曰姦讒一曰內誠

謝康樂顏延年詩

謝康樂登池上樓詩徇祿反窮海反字疑當作及連上文觀之
意謂旣不能進德又不能退耕徒以徇祿來此窮海也李善注
窮海謂永嘉郡也按永嘉今浙江温州府濱海故云窮海及窮

海言遠也作反字殊無義理

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詩中間侈陳游從之盛而起云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游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結云人靈騫都野鱗翰聳淵邛德禮既普洽川嶽徧懷柔其體則祖時邁之頌周王也其意則帥晏子之對齊景也德禮二字尤爲一篇歸宿諷諭譎諫亦顯乃何義門評云唐初諸公所作勝之遠矣無論少陵也又云如此則已反盡高祖儉素之德而流連荒亾之爲務矣延年顧侈陳不已於六義何取焉竊謂前數語恐唐賢失色後數語真令顏君笑胡盧也

